

列傳

梁書

二十七之卅四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劉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

西邸延英俊，倅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倅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襲，哀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旣藟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不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樸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藝廣鏗鏘，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旣文而意深，又壯形而辭清。咨余生之荏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而下聽鳴。」

鍾於洛城，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

爾得海

上之名信，景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饑虛表於徐疾。

責顯於

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吉。

萬類閣

求千里懸得言家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

今日不足

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

飯相顧悵

然動色，邦壤旣殊，離會莫則存異，山陽之居，汝非。

之側以膠

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遷驃騎臨。

王東曹掾

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倅才，乃敕撰新制，刻銘其文。

刻銘其文

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

子中舍人陸倅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

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博

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

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
尋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
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
博士中庶子中正竝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
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續早慧十歲通經爲童子奉車
郎卒

到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驃騎
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
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上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
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
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
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
概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目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天監初沼概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慨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慨加
以清言殆將難及卽詔爲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
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
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
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
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
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
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
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
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

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諱令曰明北竟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

自然無私皆海內之後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

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迭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度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三逕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子爲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顥監護喪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悼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三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徃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

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曾太常融八世孫父獻有才辨知名

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獻妻王與女與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

乃言於朝以獻爲鎮北長史河南太守與誅獻并見害鈞時年九

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

郡范雲樂安任昉竝稱賞之高祖與獻少舊故以女妻鈞卽永興

公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

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

書古迹別爲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

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

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爲之公事免復爲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

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閑閣臥

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

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

必動自鈞在伍郡境無復瘡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

之手書誠喻曰知此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

迴然一身宗莫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

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旣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

答曰奉賜手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

不及禮但稟生厄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

盡畧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

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

聖言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遷五兵尚書猶以頓察

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投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尋改領中

廢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啟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解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漿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

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直無何失之時以

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

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

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

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

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

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土願元

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

吏修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

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

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

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

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
責罰但初言解喻之三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合其歡
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國既罷離共
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規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
其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部郎遷
秘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二年侯
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
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贄舉義有眾數
千人夜入城襄謂贄曰郗鑒嘗將義兵非難於舉而貴於保其
後人又曰贄曰吾將為汝等謀計今且與吳賊相持山陰謝靈
運書贄難車以事難為也桂籍于淵美為五百兵下軍聞之亦
各下軍聞之亦不言孫害正十積平義景平後孫觀計

梁書卷二十八

西川地志
氏南內書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夏侯亶 弟夔 魚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
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
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為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
為立碑使邃為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阼
始安王蕭遙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後遙光敗邃
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
眾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

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目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效以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遂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通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瀑溢遂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遂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寧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遂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啟高祖云裴遂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遂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或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遂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

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直閣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遷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已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閣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遂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討焉遂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郭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

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遂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遂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遂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爲南充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遂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颺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爲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爲譙州刺史又還爲左軍將

軍出爲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貞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
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
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
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
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
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
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謚
曰恭子幾累官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幾力戰死
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遷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
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
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
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
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
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
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
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奔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
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
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
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
出爲河東內史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
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郢
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橫

與杜弼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
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
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
晉安王諱承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
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
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公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
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荊州亶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
崔惠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
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
纂承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
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爲宣城

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
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
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
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
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丁五年出爲
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爲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
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
領右驍騎將軍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
年遷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
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
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

將河間王元深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人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言對宗人夏侯湛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湛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湛於亶已疏乃曰卿僧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

平之三年代兄直爲吳興太守尋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七年徵爲衛尉卿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
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
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
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
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
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
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
建宮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
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
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
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中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二
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
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
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
戶中大通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
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
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
轉使持節督豫淮陳穎建寧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
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
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直先經此任至是夔
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
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

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

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數百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譔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譔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築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懽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獻之子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景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

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授。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收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宣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徵州刺史章叔之與軍將軍並張王並其本用矣又州典
史引曰裴叔之臨早普兼思州水清莫氣宣之學韓命夢之
氏以恩刻契率文又以文繼率于部縣效前書其于裴嗣限育
常顯帥之又為北徐州都督變效前書其曰吾不夫計外效文
劉罕因計為敵賊其并各至畏文未父知其而率于裴嗣限育
外陳夢常同一室烟步部縣為二美既效與吳聘裴率皆育嗣室
日正與文小父與金道事月為故文言之衣衣與裴率皆育嗣室

梁書卷二十九

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

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

績丁克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

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

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

聰警十六年徵為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為使持節

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

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
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
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
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
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
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
吹一部諡曰簡績寡翫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
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
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
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
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
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
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
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
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
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
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
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
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
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魏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
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
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徃晉熙京師虛弱
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
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二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

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滿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理竝遇害通理字季茂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理便號泣非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通理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伯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

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

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賜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問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

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訥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琊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

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威長子安嗣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瑯彭城

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兖州坐事免官尋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尉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高祖誠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卽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

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旣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其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藩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旣有書問雲雨傳流嚙啗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蟲在知君父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

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
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
弟復效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
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
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
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
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
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掣殊廢備境第聞
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
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
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
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而秦外同癰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
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
弘理正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爲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
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
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刺刃
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畧振遠
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
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群譴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
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開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
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
泝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
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啟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
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卽日萬心慊望唯在

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而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而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外秘

書丞大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群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瞻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徃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賁首赴闕伯超揮刃眎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肯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慰勞文確旣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群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唐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竝以宗室之貴據盤石之重績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

祖母亡泣血哀勵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參軍

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

草爲之枯有白虎馴養其則天監初尚書僕射范曄嘗與曄共

書丞大子中舍人鍾山之役...
陣對敵意氣詳瞻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
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
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
曾卜舉封劍親風以罪黜又太常之猶忠奉爵許其嘉笑...
東靈刻並以宗室之貴兼盤石之重餘以奉養終以與聞命...
史臣曰自周漢舊制藩屏固本采賂商賈之徒數稱舊古...
而爲難也害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起曰燕州卿爲我斬之...
五將千匹之財未嘗其財耳...
謝王數入密室...
張爲輯實...
楊文...
景景愛其贊...
梁書卷三十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摘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
竝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駟南中郎外兵
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
祖母亡泣血哀勵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
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
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

秦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懼懼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陶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

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藹乎有嫺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悽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恹欵鑒其愚實干犯之僇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畧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

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
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
作舍人如故又敕堂中書詔詰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
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賴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
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
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
郡殷芝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群書深相賞好
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
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
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
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竝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

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
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
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
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
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
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
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
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
二畝起茆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
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
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詣同
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

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哀諡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三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蓋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審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

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

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續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
竝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
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傷無近親彌足哀者
大殮旣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竝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
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
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餽止送錢
二千錢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下艱憂遂終身布衣
蔬食少時將娉嫁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
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
書於文字及禽獸艸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竝行
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
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父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
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
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
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
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
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
事參軍帶郟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

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
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
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
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
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
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
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
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
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爲我臥治
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
課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
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
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
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
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
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
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
可畧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
宗居永福省賊衆犇入舉兵上殿侍衛犇散莫有存者摛獨凝然
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
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
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

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僧辯旣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令

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黃鵠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粲於湘州泉至長沙
泉攻泉泉據柵堅守泉不能克泉因其將出擊之
無立勝之譽遂失軍章詔夏師並回審黠兼文
不飲裴幾鳳具之
泉嘗言昔參尚書林甫文昔少師賊賊姑
刺更時尚書執察曰司事常言中外備四
猶難不即送將四十卷并外世
之對未自泉泉因詰其夢泉密詰之對而
黃黠對泉之為南信時皆出其文人夢泉
具也對景文王爵職然四刻不京頌譽
關門燭燭人焚之莫有能者想識人
氏

梁書卷三十一

藝文志
氏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

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

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戶

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

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

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

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臂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

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

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

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

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

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遠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菴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夫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葢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

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駛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塋訖起爲建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欵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甲往意獨夫狂勃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

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群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焚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盼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夫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俊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之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之永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

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燄灰非喻莢枯未擬摠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

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雁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枉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儉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洎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新粲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痼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卽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徃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竝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變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疋蠟二百斤卽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

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畱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翫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公等懼賊脫勝畧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爲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

王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

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

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

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

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閭

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

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

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

萬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慶

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

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

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

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

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

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

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

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

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

千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

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

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

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

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

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其

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

多諸軍並無關心皆謀還縮

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

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

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

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

知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

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

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

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

遂大奔潰斬獲畧盡渦水咽流降城

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

之地置西徐州衆軍蔡勝前頓城父

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

非將種又非豪家缺望風雲以至於

此可深思奇畧善克令終開

木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

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

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王

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

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

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

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

榮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顯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榮陽拒顯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尔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尔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武牛天穆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榮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畧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

竝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榮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尔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武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顯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顯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竝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

自率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羗夷

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

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門開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兖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竝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玄云一作婁實於漆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竝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還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純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

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卽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

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閤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木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至卽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

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
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託跋勝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都督
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
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
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
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
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珪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
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畧盡西
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
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儼帥陳文徹兄弟竝擒
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
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
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旣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
厨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
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畧戰勝攻取蓋頗收衛霍之亞歟慶
之警悟早侍高祖旣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

藝文志

梁書卷三十三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

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周
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
元出爲晉安郡以僧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
刺史始安王遙光表爲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
僧孺年三十五理尚侵約思致悟敏旣筆耕爲養亦備書成學至
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豆直魁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
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向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
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
其畧曰惟子見知惟小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
如蒞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
譽修名旣立老至何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錄

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
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
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
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
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
不在越裝竝無所取視事朞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
請留不許旣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
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遊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
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
如故頃之卽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
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

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
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
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
辱方致微繩解錄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
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
慙絃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
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
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
屢顧寧謂爵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
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執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
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群披榛捫樹從魑虺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
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僧孺坐免官

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
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
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
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開所以握手戀戀離
別珍重弟愛同鄉季滔滔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
肇節金鵬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
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
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
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
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
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
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

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
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天救無偃息藩魏甘卧安
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
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
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
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
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
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
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
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文
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群
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
文陛備聘伏之柱下克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
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
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傾蹙必然顛卣可俟
竟以福過灾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
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
鳥將克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
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克彼春薪
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呪令下車泣罪愍茲惠詬
憐其殼觫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但
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
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
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
妒家貧無苞苴可以

事朋類惡其鄉愿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
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藥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
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公所以發此哀音雍門
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
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
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友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愜其
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
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湓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
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摘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
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
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

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
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
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
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
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
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
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
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
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場
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

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竝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吟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秘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冑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褻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

稱驪驪詩誦駢駢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貞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贊風被之域越險效珍軫服易號之駿駒駮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昔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旣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囑天馬之禎漢旣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竝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旣效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胥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

環旋於薺夏知蹈躡於金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廐伊白
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
挾尺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
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
踰輪齊秀騏而竝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
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
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縑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
已美景在斯遵錫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
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儔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
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
紫裏聽磬鐸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旣闕及九變之已

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涓人效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
旣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旣
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
驥動獸發龍驤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
揚豈借儀於綸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沐歆紅
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
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搢紳群后誠希末
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
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
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驢總三才而驅騫
按五御而超攄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

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昇於庖輝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景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竝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

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居職務未嘗畱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竝無對但奉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此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旣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竝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肅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卓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問其名竝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竝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衰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直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

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秘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人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

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摘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寒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當悉遣此代

懷數路計行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摘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箴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閭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糗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

爲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
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
傾柯衛足以茲疎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
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
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
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疎遠祗隴絕
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
忽沾雲露周行所實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
終無效谷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
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
待明鑒故曷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
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賀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

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
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
不暇殫述寸管圻一作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

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
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訖罹
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
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
於宸明在縲嬰纆幸得觸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
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
怡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
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
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

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秘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竝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嶠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視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篋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竝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

造閣齋筠爲艸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鵠反連蹌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鵠反次至墜石礎星及冰懸炤而帶砥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變牙接響頗有餘慙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竝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竝掌東宮管記昭明

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監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秘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

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
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
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
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
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
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
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
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少錄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益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論家世集
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
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

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
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繼如王氏之
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二十卷凡一
百卷行於世器爲張氏寶也齊水元末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
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
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與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聞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外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外故賻錢五萬布五十疋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蒞事明

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郊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幾以斯過自列宮

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又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

茲勝賞其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

苗落賴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且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寧

筆無次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鈔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

漢紀四十卷晉鈔三十卷又鈔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

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

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

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

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

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

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
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續與
瑯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續
續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
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
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
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
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
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
出爲吳興太守續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三年徵爲
吏部尚書續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爲貴要屈意
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
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
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續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
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續在職議南郊
御祭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
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
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姬訾月惟
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
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
何異夫栖螭之爭戰附螭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
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

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
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
看儲皇之上殿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
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
離之永翳惟平生之備能實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
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
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過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荅頓靈瑣而依
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
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
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
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
之鼎祚輶三川於茂早霜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

陵之兆允符厥祥及婦命之銜璧爰獻醢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
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千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
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
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
不被髮而左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寶之舊堦蘊
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
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觀因時之或躍從四海
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旣觀竭而
逞刑又施獸而爲中候高巢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噓何慄慄之黔
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觀而聖作我皇帝膺錄受
圖聰明神武乘疊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
應若飈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時

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
之比隆化致升平千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寃
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
而稱矣沂金牛之汎渚觀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
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
浪鏟千尋之峭岸深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烟而回薄
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
流沫以洊險上岑岑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
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鑒幽塗
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熟之
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
君猶負芒於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

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
象賢之覆餗雖苞葉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
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於天祿造肩鍵之候司發傳書
於闕尉據轅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
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
陋文仲之廢職鄙彫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
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泝水泓澄以闔夕山參
差而辨且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迴洄流而右阻遵長薄
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寒芳洲其誰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
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
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

每無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瘞肥於媵姬嗟
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
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
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
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之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
善寔君子之所識句一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
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
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
能臣揚清徽於上列竝異世而爲隣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
習岸曜丹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
愍征夫之勞瘁每舉帷而佇立由江淹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
禾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

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翻光轉彩山沒搖漾岷山嶠冢悠
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汭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
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
還喧鳴之所攢聚群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綵羽聽寡
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流
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旣因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
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
於齊德也眇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
之清韻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
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萬之銳
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立屬貞臣而日嬉
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

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已處君臣而竝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
侯之雅望誠一代之偉人彌觀書以心服王比德而譽均邁時雄
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
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
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讎歸投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
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
臨食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
險之難窺允分荆之勝畧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
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
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
我躬之匪閔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微名於夏州恥蹊
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自謀

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二葆中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竝裕臨小崖而慷慨擁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
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
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
決幾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臥龍於當世配管
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
於炎精望巴丘以適回遵洞庭而敞悅沈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
浩蕩眺君徧之雙峰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
往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滌滌長邁漫漫
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
雪雜雲霞以舒卷間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
稅遺構之舊蒲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

芳華以襲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妒美有驂騑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修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瑶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哥以會儻疎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讐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庶庶奉宜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闕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

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宛時靈常閒出而無替也至於殊煙玉筍登之而却老金人植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周行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仰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列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

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君之遠託豈理謝
而生全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
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啟國惟君王其能
大追炎正之中微寔斯濟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
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爲衡麓下彌漫以爽塏上欽虧而重複風
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蹕
塵之可屏登巖阿而寢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
風暮節萬實而成華池迴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
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竝列竹被嶺而叢
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
惟傳車之所驚寔鷹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
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

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

道之可觀寧長途其易克眊高衢而願馳憂取累於長纆聞困石
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續至州
停遣十郡尉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成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
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
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續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
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
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
蠻校尉續初聞郢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續
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
續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
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續馳信報曰河東已豎
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

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卽至仍遣纘向襄陽前
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
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
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
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
譽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旣至卽執纘并
其衆竝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譽舉兵襲
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
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諡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
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

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遷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
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秘書郎
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
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冀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
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
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
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竝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
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
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
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
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入劉敬

官挾祇遵遂聚黨攻郡內史蕭佺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
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賊久不習兵革吏民恒擾
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
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
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
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
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
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賊陷綰出奔外轉至江
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
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
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
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
至太子洗馬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藩岳成溫
陶之舉有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
覆寔萌於此以續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